

女儿的厨艺

(新加坡) 尤今



此刻,在我眼里,女儿就像是一尾悠游于大海里的鱼,自在、熟练、胸有成竹。

她轻车熟路地领着我,来到了伦敦的鲜鱼店,身子胖胖圆圆的中年老板亲切地与她寒暄:“好一阵子没来了,忙些什么呀?”女儿答道:“到菲律宾公干呀!”胖子调侃:“今天一定是闻到鱼的鲜香,才赶来的,是吗?”女儿笑道:“是呀,别人有千里眼,我有千里鼻呢!”胖子又问:“你是不是要做刺身和寿司呢?”女儿说:“对!麻烦你给我一公斤三文鱼、一公斤金枪鱼、20颗特大号的鲜带子。”

手拎那缠着海洋气息的海鲜,她赶往农贸商场,买瓜果蔬菜,又到超市去买了上好的牛柳和葡萄酒,然后,回家。

动作麻利地处理食材时,她高声宣布当晚六人共餐的“菜单”。“开胃品是带子沙拉,主食有三道:三文鱼刺身、彩虹寿司、日式牛柳;甜品是奶酪蛋糕、草莓雪糕。”

我们“哇哇”连声惊叫,每一个叫声都裹着圆圆的笑意与满满的期待。

她不让帮我们帮忙,独自撑起一片天。我站在一旁,饶具兴味地看。在她童年与少年时代,我在厨艺上对她刻意的熏陶与训练,今日在他乡异国的伦敦,终于结出美丽的果实了。

常常告诉她,炊事是家里的一件大事;我们要吃得好,但是,我们也不要把过多的时间挥霍在柴米油盐上。和做其他任何事情一样,炊事如能周全地运筹帷幄,当能事半功倍。现在,看她“一心多用”那种行事方式,已经完全得到了我的传承。

她将三文鱼、金枪鱼、牛油果、黄瓜、芦笋、红萝卜等分别切块、切片、切丝。准备好了,便将煮好的米饭均匀地压在紫菜上,加入鲜鱼和其他配料,用竹片卷成寿司。每卷寿司均匀地切成八片,在盘子里摆成放射状,宛若一圈璀璨亮丽的彩虹。

接着,把牛柳用酱料腌了,搁置一旁;快刀把蒜头切成薄片,慢火在油里煎成金黄色。然后,细心地根据各人的要求,把牛柳分别煎成五分熟、八分熟和全熟。煎好了,便把熠熠发亮的蒜片撒在上面。

她那种比专业更专业的用心与严谨,着实令我击节赞赏!

新鲜带子要煎得恰到好处,是一大挑战,可居然也难不倒她。只见她用纸把丰腴肥美的带子弄干了,在热锅里放了牛油,信心满满地说:“每一面只要煎一分钟左右,便恰好好了。”柔嫩诱人的带子和淋上特殊酱料的新鲜蔬菜搭配得天衣无缝。

餐毕,看着大家脸上的惬意和满足,她突然转头对我说:“妈妈,谢谢您。”我微笑着搂了搂她。知女莫若母,我清楚地知道,她向我道谢,是因为我在她懵懂无知的成长期,教会了她领略烹饪的美妙,也教会了她掌握烹饪的技巧。

烹饪,绝对不是枯燥无味的杂务琐事,它既是实用的技能,也是快乐的源泉。当年,在她满月后,我便把婴儿摇篮带进厨房,刻意让她培养起敏锐的嗅觉。到了三岁,我便让她站在高高的凳子上,教她煎鸡蛋、教她烙马铃薯饼。训练的难度,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渐次提升。由于我常常寓教于乐,把笑声镶嵌进炊事里,所以,女儿一直非常享受烹饪。到她18岁负笈英国时,已能做得一手好菜了。

如今,独自生活于伦敦,不管工作多忙,她绝不亏待自己的胃囊。她能在短短的半个小时内,煮出让自己味蕾惊艳的食物。

劳逸结合,人生因此而变得更为圆满、更为美好。

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近日庆祝其东亚部成立100周年,倾囊献宝展出了珍藏的亚洲文物精华。大都会我去过无数次,它的中国藏品数量巨大,每个月就轮换;二十多年了,几乎每次去都有新文物,不知何年能把全部库存循环一遍。

尽管如此,我期待此番将是一场空前的艺术盛宴。尽管早已满贮了探宝和惊悚的心情,我还是被震惊了。就在厅首第一帧,我邂逅了李后主的亲笔书法。李后主,在我看来是个传说和史书中人物,是个文学的神祇,他怎么会走下神坛,来到了这里!

确切地讲,这次并不是为展览李后主作品,画作是韩干的照夜白骏马,画的是唐明皇的坐骑。韩干名气如日中天,画也是绝妙;可不知何故我的眼睛竟被画面前的几个字“韩干画照夜白”磁石一样愣住了。这是世传李后主的笔迹啊!紧盯着它,我的眼睛有些模糊了。

李后主是中国读书人心里永远的痛。不管你喜不喜欢他,不管你愿不愿意理解他,只要读中国的方块字,您就绕不开他。一时间,关于故国、关于飘零、关于家国之恋和美的流逝等等一切感伤,都联袂袭上了我的心头。这是一个不该却无奈地当了皇帝的人,承受了人间一切以后,在41岁时被虐杀。

常年浪迹天涯,对见识人间珍宝,我早已安之若素。在故宫,在大都会博物馆,在卢浮宫和世界其他著名博物馆观摩达芬奇、米开朗琪罗、拉斐尔和毕加索、观摩世界美术史上几乎所有名人的作品,对我都鲜有这样的震撼,因为我不认为李后主是艺术家。他是一个为倾诉而生的人,他教一整个民族的文人去体味、去感受、去号呼转徙,去遍历人生的苍凉和喜怒哀乐;他是一颗受难的星,一个悲剧诗神。看到他的笔迹,我一阵颤抖。我开始感觉到他真的在这宇宙间存在过,有眼前的墨痕为证。我第一次觉得自己离历史这么近,几乎可以触摸到它。

此刻,李后主,在凄风苦雨中,在记忆里,皱着眉,逶迤地向我飘来。难忘1973年,上山下乡插队前夕,我一个惨绿少年。那时候,我没做过国君,我没去过国,甚至没有感受过人生。但不知为什么,每一页李后主的词都让我读之震撼,甫拿起书就几乎泪眼不干。那是我最早的文学教育。

今天,李后主就在我的眼前。他的笔迹如烟似霞般飘零但是很峻拔,隔着千年的风雨剥蚀依然依稀可辨。眼前李后主的书法并不是传说中的“金错刀体”“撮襟书”或“铁钩锁”风格而是很紧沉大气。有唐楷的神秀但也有行书的妍媚,很像他的词,内敛

《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》初版于1995年7月,距今正好20年。那时出书难,出学术书更不易,所以初版仅印一千册。而现在,童书出版空前兴旺,关注和研究儿童文学的人也越来越多。我的这本小书即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印行第四版,我想,大概也是搭了出版兴旺的便车吧。

趁此机会,我想再对“母题”的概念谈点看法。写这部书稿时,我曾借鉴了文化人类学的母题研究的一些基本方法,广义地说,本书绪论中提到的普罗普的类型分析,也属文化人类学范畴。但我取的“母题”一词,并不是从文化人类学来的,而是取用它的本义,也就是“主题”的意思,更准确地说,就是“元主题”,即“主题之上的主题”。按《英汉大词典》,motif的第一义项,就是“主题”。而从汉语来理解,母题的“母”,的确可有两个方向上的解释:一种是自上而下的,如“母法”(指宪法,可涵盖其他诸法)、“母机”(工作母机,可制造机器的机器);另一种是自下而上的,可追踪其来由的,如“母校”(过去就学的学校)、“母语”(最初学会的语言)。显然,西方民间文学研究者(如汤普森)的“母题”概念的中译,是从前者取义的;而本书中的“母题”一词则是从后者取义。事实上在汉语中,“母”字的用法大多“自上而下”,用得最普遍的

就是计算机中的母项与子项,一般以最上面的初始项为母项,以下的分支为子项,子项再分出分支,此即“子子孙孙,无穷尽焉”;很少有将末端的最小分支称为母项的。可见,文化人类学的用法其实是个特例。但由于 motif 一词已因民间文学研究而广有学术影响,本书在运用同名概念时,就应作更明确的界定,所以,这里强调一下母题即“元主题”,也算是对本书书名及概念的一次后补的界定。

当然,“元主题”之所以能居于“主题之上”,正在于它是一种审美把握,而不只是理性的把握,它更宽泛,也更回到文学本身了。其实在书中,对于早期童话的解释,我也有意避开了普罗普、汤普森以至荣格的学术路向,而另取一条整体把握的审美的路向。我坚信这样的审美分析更合乎童话的文学本性,也更合乎“人之常情”。荣格式的心理分析对于童话研究,本属剑走偏锋,虽有奇异而独到的价值,但如成为童话研究的主流乃至一花独放,就不是一种合理的学术现象了。所以,我以为,童话的审美分析至少可与荣格式的心理分析并存对峙,形成积极的互补。

(本文为《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》第四版序)

纽约邂逅李后主真迹

(美) 海龙



清江渔归图 (中国画) 王瑞昱

却胸襟阔大,使我流连不忍离去。

记得大约十年前,在南京发现了南唐宫殿轰动全国。这是一个文坛盛事,但旋即可恶的开发商怕因之影响其房地产基地,迅疾在国人呼吁建博物馆前毁掉了它。让整个中华文明再一次人为地与李后主擦肩而过。而中国人的子孙,要知道中华文明史上有过一个李后主,却要辗转万里之外的他多方能见到这证明他的确存在过的遗物、他留

给世人唯一的念想。记得当年海涅到卢浮宫,曾在维纳斯雕像下面恸哭,这敏感的诗人。因之,在李后主墨迹下沉吟徜徉感伤,并不丢人。“花明月暗轻雾,今宵好向郎边去。划袜步香阶,手提金缕鞋。画堂南畔见,一向偎人颤。奴为出来难,教君恁意怜。”这是李后主写自己幼妻跟他恋爱的往事。可国破家亡,就是这样一个小周后,他也保护不了了。“春花秋月何时了,往事知多少……问君能有几多愁,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。可这样名传千古的句子仍然救不了他。那么,唯有死,能让他清静些。宋王赵光义的毒酒其实是解脱了他。太柔弱的李后主其

实想死却不敢死,不愿死。这感伤的人,在南京城墙,肉袒出降时,他已经死过了。

李后主离我们那么远,那么苦,我内心一直宁愿他是个传说。可他毕竟走来了,历史,文物,哪怕是片言只字,摆在你面前,他就真实了,就活过来了;带着恨可齐天的千古佳僚,带着他的流盼,哀哀地等着你。

龌犬一样粗蠢残暴的宋主赵光义没有得到好下场。他蹂躏小周后,可他后代子孙遭际的宿命,远比小周后惨。靖康之乱时三千多个王妃、公主和徽钦二宗的女人,包括皇后和皇太后,都被掳到了金国惨遭蹂躏。命运的报应毫不不爽。但这却是后话了。

阅读卡森的《海洋传》是因为先前读了她的《寂静的春天》。这位自然科学家在《寂静的春天》中写到的,人类对科技的无限制应用(主要从农药和生物技术上),导致美洲大陆上许多土地环境的极大污染,土壤结构和整个生态系统遭到不可回溯的破坏,春天的土地上竟然没有婉转的鸟鸣声。《海洋传》则从谈各种海洋知识入手,让读者在身临其境般的描述中了解到另一种大洋的伦理。

《论农业》一书约写于公元前37年是瓦罗在80岁时为其妻风达尼娅写的,全书共分3卷,第一卷讲农业本身,包括农业的目的、范围和分科,并对农业结构、土地质量、生产工具的使用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。

阅读瓦罗是因为我从苇岸的著作《上帝之子》中读到关于本书的描述。书中对各种果树的栽培管理;对多种农作物的贮藏及加工出售;对各种牲畜、家禽的起源、饲养、饮食习惯、繁殖等都作了详尽描述。本书的材料根据,包含有瓦罗本人实践经验。由于该书采用对话体裁,使枯燥乏味的内容变得趣味横生,引人入胜。本书可说是公元前1世纪中叶社会状况的概括,因而在历史上地位重要。由于这本书的存在,捍卫了瓦罗作为古罗马杰出学者的地位。

《种子的信仰》是梭罗在博物学方面的著作。很多人或许会因为《瓦尔登湖》,而觉得这本书黯然失色,其实不然。梭罗在本书中关于各种植物的极具个人体验的描述,让我们有可能认识到隐秘大自然中的许多不为人知的真理。他的这种探索精神本身也是超验性的。例如在描述“油松的种子”这个片段的时候,对油松种子的传播规律的那种探索,是非常值得我们后人学习的。阅读本书,可以让我相信:大自然的各种事物中,都有神的语言。无怪乎他要说:大自然就是我的新娘。

读书笔记

赵玉龙

2015年12月19日,上海思南读书会迎来了她100期盛典!六百多个日子,看似平凡,却又是如此不平凡。这样的思南读书会,让上海这个充满活力的美丽东方都市,漾满书香。

每个周六午后,在思南读书会,没有嘈杂,没有喧哗,有的只是静静地,或在炎炎烈日之下,或在蒙蒙细雨之间,或在寒风凛冽之中,等着排队进场的爱书人。仿佛一切的喧哗在这里,都是那么的不合时宜。这样的场景,让每一位爱书之人,心内都会生出许多感动。

上海原本就是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,其百年人文内涵,如今因为思南读书会,让她不仅新添了合适的时装,也让书籍与阅读走进了更多人们的心中。

2012年,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:全世界每年阅读书籍排名第一的是犹太人,一年平均每人读64本。而中国13亿人口,扣除教科书,平均每人一年1本书都读不到!虽然上海在中国内地读书量排名第一,但也只有区区的人均8本。一年读不到1本书!一个13亿人口的

泱泱大国,竟然成为世界上阅读量几乎垫底的国家!实在是令人吃惊并汗颜!上海,8本,也实在不多!所以,当下我们迫切需要一种适宜的、并且能够调动大众阅读热情的方式、渠道,或者说媒介。而思南读书会,或许就承担了这一重任。

午后思南 约会书香

纳兰泽芸

人生有三样东西别人拿不走,一是吃进肚里的食物,二是藏在心里的梦想,三是读进大脑的书。这里的“读进大脑的书”其实指的就是知识或智慧。正如温家宝总理有一次在与年轻人交流时,鼓励大家多读书,他说:“书,本身可能改变不了世界,但是读书却可以改变人生,而人,却可以改变世界。所以,从某种意义上说,读书就可以改变世界。”

而在思南读书会,读者除了能与书亲密接触从而给自己的人生带来飞跃之外,另一个方面,与这些精神食粮的制造者——作家及学者的亲密接触,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经

历。虽然如今网上网下买书非常方便,但即便再方便,也不能替代作家与读者之间面对面的那种默契,那种心灵领会。

也许有人会问,没有时间读书。那就让我们静下心来,看看两个字吧。一个是“忙”——“心忙为忙”。忙得失去了自我,忙得失去了生活的乐趣,忙得只剩下机械的行尸走肉。哀莫大于心死,心都死了,这样的“心忙”,这样的“忙”,是多么的悲哀。

一个是“盲”——“目盲为盲”问问自己,你已有多久没有在夜晚抬头看看天上的星星与圆月了?你有多久没有停下来看看一朵小花上晶莹的露珠了?你有多久没有看看爱人或亲人脸上的笑意了?

如果打心自问后有了悚然而惊的感觉,那么从这个周末开始,抽两个小时,来思南公馆吧,捧读一本好书,聆听一位或数位智者的睿语。

上海读书人又多了一个姿势,那就是周末,来思南读书读书会。



十日谈

